



蘇醫村本事

文·朱乾

「蘇醫村」，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顧名思義地就是江蘇醫學院所在的地方，位於重慶附近的北碚，爲了躲避空襲，當時的學校都是設在郊外，因此就以「村」爲名，其實這個地址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。蘇醫村這個名字只是江蘇醫學院全體師生私底下所取的名字，實際上並沒有這個村莊的存在。江蘇醫學院的位置是在北碚附近，嘉陵江邊的一座小山上，山上本來就建有一幢三層磚造的大樓，北碚療養院，正好用做教室和行政中樞；圍繞在小山的山腳下，又建造了一批「竹籬屋」，爲了快速和節省工料，就以竹籬編牆，塗以泥巴，造成簡易屋，做爲大禮堂和學生宿舍；教授們則是寄居在附近的民宅內。這個範圍就讓「蘇醫人」私底下稱之爲：「蘇醫村」。

民國三十二年秋間，我從四川合川的國立二中高中部畢業，當時，大學入學考試沒有什麼聯考，只好去到一個一個的學校去考試，那年我報考了三所大學：交通大學、中央大學和江蘇醫學院，因爲我家正是住在北碚，結果，只考上江蘇醫學院，因此，就只好註冊上課。

抗戰時期，在重慶大後方，除了大學以外，僅只有兩所國立的醫學院，都在重慶，一所是上海醫學院在歌樂山，一所是江蘇醫學院在北碚。這兩所醫學院可以說是截然不同，上醫是英美派，唸的是英文，蘇醫是德日派，唸的是德文，大概是爲了書籍和參考資料的關係。於是，進蘇醫就必需要唸德文，我們一年級新生都要唸德文，每週五天，每天兩小時，第一二節課都是唸德文，結果是，一年下來，除了三個冠辭：DER、DIE、DAS 以外，幾乎是茫無所知。記得那時請的一位德文老師，是湖北劉家銓教授，留德學兵工的，北洋時代，事業輝煌，曾經讓我們看他年青時，身著戎裝的照片，輕裘緩帶，英俊非凡，如今老邁，對於我們這些小朋友很客氣，非常優容，因此，學生也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了。我還記得，他雖學的是兵工，文采也很不錯，校慶紀念刊上面，登載有他所作的詩：「兵學殺人醫壽人，可嘆擇術太違仁，濫芋教席緣匪淺，好懺桑榆負罪身。」倒是很能令人欣賞。原來，劉兵工來教德文，並非是爲了作育英才，而是在以贖前愆。



江蘇醫學院成立於民國二十七年，抗戰剛開始不久，許多沿海的學校都內遷重慶，江蘇醫學院是原來在江蘇的兩所醫學院合併而成的，一所是：南通狀元張謇，張季直先生所創辦的南通醫學院，非但國內知名，因為有了一位世界知名的細菌學家洪式閻教授，斐聲國際，而使得學校受到重視；另一所是陳果夫先生所創辦的在鎮江的江蘇醫政學院，當時他的令弟陳立夫先生正在擔任教育部長，因此，這兩所醫學校就合併而成了江蘇醫學院。抗戰勝利以後，江蘇醫學院復員，回到鎮江，三年以後。大陸易手，江蘇醫學院奉政府之命，併入南京大學，成為南京大學的醫學院了。

當時，重慶國民政府任命留德博士胡定安先生擔任院長，解剖學教授王仲僑先生擔任教務長，全院學生及教職員總共不過一百多人，學醫要唸六年，一年級生五十人，最多，二年級減半，三年級以上都只有幾個人，都是戰區的流亡學生，雖然在頻繁的空襲之下，我們依然地弦歌不綴，真正地代表了堅忍不拔的抗戰精神。

醫學院裡比較特殊的課程就是解剖學，大家一想到人的內臟和肢體，都不免要令人毛骨悚然。蘇醫的解剖教室就在教學大樓的二樓，陰森森地，大家都側目而視，其隔壁的標本室中，木櫃裡儲藏有浸泡「福爾馬林」防腐液的標本，只有在上課時，才能取出來一觀。有一天，北碚鎮上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槍斃了三個年青的土匪，四川話叫土匪為：「棒老二」，學校當局一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出公文，向北碚管理局要求將這三名槍斃了的土匪遺體，發交給蘇醫做為解剖實習之用，當時的土匪都是亡命之徒，沒有家人出面收拾，如此安排，正好一就兩便，如果是現在，就絕對地辦不到了。由於這項意外的來源，而且數量甚多，於是，教務長王仲僑教授立刻就決定：在大禮堂上公開示範，做一次實體解剖，由於土匪剛斃命不久，可以視同活體解剖，非常地難得，全體男女同學都來參觀，真可謂是大開眼界，這樣的機會，恐怕不是任何人會有這種機會，即使是醫科學生也不見得能夠看到這種半活體解剖的機會，這真是我在蘇醫的一年之中，所留存的，最特殊的印象。

因為，我的原始興趣和志願是航海，當時，要學航海只有進交大，翌年暑假，就重考交大，終獲錄取，在不顧所有的反對和勸阻之下，我決意轉學交大。由於新生入學較晚，我就暫時繼續留在蘇醫唸二年級，當然最有興趣的仍是解剖學。記得，第一天上解剖，我還記得，王仲僑教授上課的時候，



他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中國有句老話說，二十三，鑽一鑽。」就是說，每一個人的生長，或是長高的程度，以二十三歲為限，以後就不會再往高裡長了。王教授是山東人，身材頎長，表情嚴肅，同學們私底下暱稱他為「王解剖」。解剖學開始是講骨骼，骨骼的開始是講頭骨，那時，大家都希望能夠到鄉下去找到一個骷髏，實際上，我們仍是靠標本來認讀，頭骨上的孔道特別多，大半都是神經纖維所經過的管道，每一個管道都有長長的拉丁文名字，我當時就想，我一定要記住其中的一個名字，作為日後曾經學過醫的紀念，直到現在，我還能記得「鼻淚管」這個名字是：“CANNANIS NAZONACREMANIS”。這是眼睛與鼻子相通的管道，人們在哭泣的時候，常說涕肆橫流，就是因為有這個管道，眼淚就常會經由這個管道從鼻子裡流出來，所謂眼淚鼻涕一齊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一個月後，唸完頭骨，我就轉學，到重慶去唸交大，沒有想到，六十年後，交大自己也有了醫學院，上海交通大學因為要建成一所完全的大學，在一九九九年成立農學院以後，跟著在二〇〇五年，又將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併入交大，成為交大的醫學院了。說一句開玩笑的話，早知如此，我只要申請轉系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去再考試和轉學了。

上海交大不但併吞了「二醫大」，而且接收了二醫大的十二所附屬醫院，附屬醫院本來就是附屬在大學裡的醫院，好像台大醫院一樣。江蘇醫學院也有一所附屬醫院，在北碚鎮上，是當時北碚最好的醫院，裡面的醫師都是醫學院的教授所兼任，蘇醫附院有一個規定，本院師生一律免費，包括醫藥和住院，我在蘇醫做了一年學生，動了兩次住院小手術，說起來也很好笑，為了貪一點小便宜，也就著實地吃了兩次苦頭。第一次，寒假，我去割包皮；第二次，暑假，我去割扁桃腺。其實，這兩次手術都不是必要的，真正是自討苦吃，尤其是在割扁桃腺的時候，相當痛苦，術後止血的過程，相當可怕，弄得不好，真是會有性命之憂。因此，我後來聽說有人想割扁桃腺，我總是加以勸阻，因為，就醫療界的意見，利弊難論，莫衷一是，又何必一定要去吃這番苦頭哩。我這兩次的手術倒是引起了同班同學們的注意，寒假我去割包皮，同班的男女同學都問，男生有點不好意思講，就說是割扁桃腺；到了暑假，又進醫院，再問手術時，又是扁桃腺，豈不是笑話，知道不能再加隱瞞，只好直說，大家聽到了也只好莞爾一笑。

若干年後，我擔任美國航運公司一艘七萬噸油輪 S/T “J.ED.WARREN” 船長，船上輪機部有一位二管輪，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王劍俠，他要找船長給



他看病，因為，他聽說船長是唸過醫學院的。我當然要接見他，但不過只是給他一些維他命丸來安撫他，實際上他也沒有真的生病，不過是需要一些安慰而已。船長不是醫生，但是，有責任要照顧船員的健康。真正醫科的學程要六年，前三年是醫前期，講授的是基礎醫學，包括生物學、解剖學、細菌學、生理學、病理學等，後三年謂之為醫後期，講授的是臨床醫學，包括：內科學、外科學，以及各科專門的學問，而且是與治療疾病有關的學問，因此，唸醫學院沒到四年級，醫療的邊還沒有摸到哩。一二年級生那裡有這種能耐給人看病呢。

蘇醫一年級新生共有五十人，男女各半，相處和睦，但是，年青人，情竇初開，難免會迸出感情的火花來，另外，有一件事也很有趣。有兩位同學的名字很特別，男生名叫翦凝堅，湖南人，他是當時國內著名的經濟學者翦伯贊的姪子；女生是湖北人，叫做段奇士，或許，就是因為她的名字有點奇特，又是女生，就被大家選為班長，沒有想到，這位班長後來竟成了我的女友，就在這山明水秀的蘇醫村裡，編織了美麗的憧憬，成就了階段人生中，如夢似幻的，初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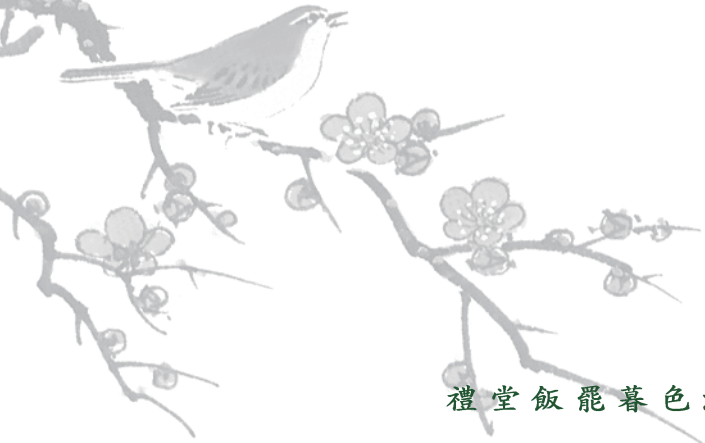
音樂大師，黃自作了許多有名的好歌，其中，我最喜歡的是他所作的一首短歌「本事」，這首短歌就是一首小詩，本事這個名字也非常可愛，它代表了空靈，也代表了幻想，請看這首短歌的歌辭：「記得當時年紀小，我愛談天，你愛笑，有一回併肩坐在桃樹下，風在林梢鳥在叫，我們不知怎樣睡著了，夢裡花兒落多少。」多麼含蓄，多麼婉約，能給人以朦朧的感覺，我深愛這首小詩，也很喜歡他所作的這首短歌的曲調，因此，我就用「本事」來作為這篇文章的標題。

「本事」詩一念季子

殷勤猶憶伴醫時，爭述病因若嫌遲；

屋漏雨滲風寒重，問君閨閣那得知。

某次，偶感風寒，強伴就醫，時蘇醫附院醫師均為本院高班實習同學，或為畢業學長，因見爭述男生宿舍屋漏之狀，乃戲問：「君何得知」？為之窘甚。



禮堂飯罷暮色沉，情侶雙雙掌明燈；

屋角攻書頻笑語，添香紅袖好丰神。

大禮堂平時用做飯廳，每日晚餐後，復被據為晚自修場所，蘇醫村缺乏電燈，同學均以油燈用供照明，因此擦罩添油，並成插曲，且各覓隱處，相安無事，應是蘇醫村之另一景也。

嘉陵碧水遠村流，鵜鶘無心入夜游；

驚動師尊傳話語，幽靈已到濱江頭。

江蘇醫學院位於嘉陵江畔之北碚鎮，榜曰「蘇醫村」，倚山傍水，風景絕佳，山隈水涯均為同學平時遊憩閱讀之所。某日，訓導華主任在紀念週上訓話，中有諷語：「人云江邊有鬼」，今日視之，實為冬烘，蘇醫同學均屆成年，情禮兼顧，何慮之有，更無勞道學先生代抱杞憂也。

逝水韶華願已違，殘年向盡雨霏霏；

蘇醫村徑凝眸處，猶似娉婷倩女歸。

級友，季子，段平，同窗一載，共硯偕遊，意摯情真，後因離院分手，初時猶通魚雁，終至音訊杳然。近日返鄉探親，聞已玉隕謝世，至深感傷，昔日舊侶，終難釋懷，謹吟四韻，以伸追思悼念之忱。

十四年前，我七十歲，這一年也是我們離開大陸的五十年後，政府宣佈開放大陸探親訪友，我立刻就回到上海去探望妹妹，也去訪視昔日同窗的老友，包括蘇醫的老同學，如今，他們已是名醫，醫院院長級的人物，或是醫學院的院長或教授，大家都有意願，舉行一次蘇醫老同學的大聚會，於是，就由我來發動，地點就選擇在武漢，也頗有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的意思，意見提出，各方立刻響應，就在那年春間，由武漢協和醫學院教授，熊叔陶策劃主辦了一次「江城聚會」，江城就是武昌，我們到會的校友共有二十一人，包括蘇醫各級的校友，當然最多的仍是我們當年一年級的老同學，其中



有三位是女同學，都是我們班上的級友，大家都非常熱絡，好像是一家人一樣；有遠自北京來的李霖，南京來的龍瑞華、陳彰曾，徐州來的王平宇，劉凝慧夫婦，河南來的劉桂珊，四川來的彭孝敬，以及武漢當地的鄭仲一、熊應清，蕪湖來的許志興，無錫來的盛克強，齊集一堂，重溫舊夢，真是人間一大快事。

這次聚會的發起人是我，贊助人是台灣王星熹，三日盤桓，至感愉快，我們集體郊遊了：黃鶴樓、古琴台、歸元禪寺以及屈子雲夢澤的東湖，大家不僅聚會，共餐，遊覽，並且同住在一家高級賓館，循禮門大飯店，這些都是由熊叔陶同學精心的安排，他是武漢當地人，而且人脈豐沛，各項活動均稱得心應手，是這次江城聚會的最佳策劃人。

癸酉江城聚會感懷二首

黃鶴樓中匯群英，當年苦讀憶嘉陵，
因緣後世終難論，寵辱老來已無驚；
板蕩中原悲往事，昇平湖廣樂如今，
從心漫說不踰矩，略似髫齡彩舞行。

闊別重逢百尺樓，奔濤東望大江流，
春紅落盡隨逝水，頭白曾經幾度秋；
昔日杏林懷壯志，今朝桃李憶同儔，
芸窗共硯五十載，猶記當年細語柔。

癸酉春日，蘇醫校友齊集武昌黃鶴樓敘舊，感年華飄逝，嘆故友凋零，古稀之年，猶能重聚，暢敘離闊，誠屬幸事，期能老當益壯，再圖聚首機會，明年此日，應可在北碚蘇醫村再會也。

江蘇醫學院已經走入歷史，蘇醫村也已不復存在，只有「蘇醫人」，依然沉浸在昔時的崢嶸歲月裡，追憶那些旖旎溫柔的，往日舊夢。友聲